

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

陈禹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省语言与智能信息处理基地

提要 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难点之一的“还不是”非否定用法出发,证明该用法实际上是一种反意外范畴标记。不同于主观小量、合预期与反预期,反意外范畴有自身的独立性。文章设计了一套测试方法用于区分反意外范畴、意外范畴与无意外范畴。借助立场三角的理论框架,论证反意外范畴的功能是说话人通过制造与听话人的立场不一致来建立自身的立场优越感。

关键词 还不是 反意外范畴 立场三角 优越感

DOI:10.13724/j.cnki.ctiw.2018.04.006

一 引言

“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是汉语句法学、对外汉语教学以及翻译学的疑难问题。如:

(1)“他们到底在吵什么?”/“还不是为了钱。”^①

答句中的“还不是”重音没有像一般否定句一样落在“不是”上,同时也没有表示否定的意思。邵敬敏(1982)、刘月华等(1983:509)、邢福义(1987)、王志(1992)都认为“还不是”的这种用法属于反问语气。陈瑶(1996、1998、2000)也认为具有“反问性”,并称之为“X反断句”,细分为三种类型:类同句(还不是X=也X),质同句(还不是X=照样/同样X),断定句(还不是X=就是X)。殷树林(2007)分成了五类,指出“还不是”可以替换成“还不就是”,由于“是”之前的“就”往往有加强肯定的意思(吕叔湘主编,1999:316),对陈述句中“还不是”的反问说提出挑战。

诸家的研究对“还不是”的基本含义做出了解说,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此语言现象的理论认识,然而也存在着明显不足,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点:

首先,认定“还不是”非否定用法仅属于反问语气。必须承认,“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中一部分的确属于反问句。在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中,“还不是”有4021例,其中695例处在

^{*} 本文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本体演化和事件结构的语义网模型研究”(11&ZD189)的资助,曾在第6届《世界汉语教学》青年学者论坛(北京语言大学,2018.9.15)上宣读,会上得到郭锐先生和张伯江先生的宝贵意见,《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也对本文提出了非常专业细致的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文中舛误,概由作者负责。

^①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语料皆取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CC)。

问句之中,占比17.3%。^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依然有82.7%的语例不是、或者难以判定为问句,毋宁说反问句,因此单纯地把“还不是”归入反问语气的论域,有一定的片面性。并且,反问用法的“还不是”跟非反问用法之间存在差别。如:

(2)a. 那位“大哥”说:“现在还不是‘最后’吗?快走!”

b. 他之所以受欢迎,还不是因为他以前有俩臭钱。

例(2a)中反问用法的“还不是”在语气上有明显的增强,而例(2b)非反问用法的“还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语气是减弱了的。历时上,非反问的“还不是”极有可能是由反问句中的“还不是”发展而来,但是在共时的层面上,我们必须正视二者的差别。^③

其次,表示“扬的语气”的“还不是”跟表示“抑的语气”的“还不是”未作清楚切割。吕叔湘主编(1999:252—253)提到“还”不仅有“往小里、低里、轻里说”的“抑的语气”,还有“往大里、高里、重里说”的“扬的语气”。本文提到的非否定用法的“还不是”中的“还”属于“抑的语气”。^④但是现有研究存在将二者混为一谈的情况,陈瑶(2000)将以下句子放入了“X反断句”的归类中:

(3)我也是大人,我都有儿子啦还不是大人呐!(引自陈瑶,2000)

例(3)中的“还不是”先由“不是”与“大人”合并成一个关系事件,“还”对这个关系事件加以语气上的强化,“还不是”传递的是类似于“难道不是”的口吻。“扬的语气”的“还不是”跟反问句中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跟例(1)中典型的非否定“还不是”大相径庭,有必要互相剥离开来进行讨论。

再次,“还不是”的语气类型缺乏清晰系统的定位。王志(1992)认为是一种提醒语气,陈瑶(1998)则认为具有表面上求同、骨子里否定的言语功能。殷树林(2007)提到“还不是”有体现说话人认为(后面事件)数量少。这些洞见都刻画了“还不是”语气的一个方面,但是从中看不到与其他类似功能语气标记的联系,也无法明确表现“还不是”在语气系统中的功能定位。

我们认为“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不属于反问语气,而是一种表达“抑的语气”的话语标记。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抑的语气”属于哪种语气范畴系统?该范畴系统的话语功能是什么?“还不是”与系统中其他成员又有什么关系?

二 我们的设想

仔细考察“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的语料,我们可以发现,有时“还不是”蕴涵“可以预料、不过如此”的意思。如:

(4)没啥,你们在后方还不是一样辛苦。

(5)读了这么多年书,还不是回来种田。

(6)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

② 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人提供该项数据。

③ 匿名审稿人提出反问用法的“自信”与非反问用法的“自明”存在关联性,语气上存在交叉与过渡的可能,笔者深以为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提供更翔实的历时研究。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展开。

④ 此处是匿名审稿人提供的观察角度,深表感谢。

如果删除例(4)(5)(6)中的“还不是”,只是单纯的事实描述。加上“还不是”之后,便多了一层意思,例(4)是说“后方的辛苦”可以预料,例(5)是“读了这么多年书”不过如此,例(6)是姓童的“想法”不过如此。陈瑶(1998)将之分别解读成为类同句(还不是 $X=也X$),质同句(还不是 $X=照样/同样X$),断定句(还不是 $X=就是X$),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即所标记事件并没有在说话人/听话人的意料之外。^⑤

Aikhenvald(2012)将“意外范畴”(mirativity)定义为“说话人、听话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意料之外的信息”,其内部语义包含恍然大悟、惊讶、猝不及防、反预期、新信息。根据强星娜(2017)的综述,学界目前讨论的汉语中的意外范畴涉及语气词(陈垂民,1993;唐正大,2008;金智妍,2011),话语标记(邵敬敏,1996:63-64;韩蕾、刘炎,2007;董秀芳,2008;邓思颖,2011;李宗江,2015;刘炎、黄丹丹,2015),完成体标记(Zhang,2013),感叹句、疑问句、否定句(陈振宇、杜克华,2015);在方言中还包括话题标记(黄伯荣,1996:558),言说动词(王健,2013;乐耀,2013),情态动词(宗守云,2015),助词(易丹,2015)。可见,意外范畴在汉语研究中的考察范围遍布整个语气系统。一个问题很自然地就会浮现出来:同样在现代汉语的语气系统中,是否存在与意外范畴相对立的“反意外范畴”?当我们使用“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时,恰好跟意外范畴所传递的信息相反,信息内容往往是胸有成竹、镇定、有所准备。因此,我们设想可以将“还不是”的这种用法看作“反意外范畴”(counter-mirativity),即表明在说话人意料之中,或者打消听话人意料之外的话语范畴。^⑥

三 几个易混淆的概念

“反意外范畴”不只有“还不是”一个成员,像“罢了、而已”这样的句末标记也可以表示反意外的涵义。我们采取替换分析法进行验证,有时“罢了、而已”可以替换“还不是”,语气类型保持一致。如:

(7)干我们这行工作,也不需要什么技术,有知识没知识还不是一个样(一个样罢了)。

(8)老干部觉得:“还不是一九四二年那一套(一九四二年那一套而已)。”

上两例的“罢了”“而已”一般被分析为“主观小量”(方绪军,2006;刘晓晴、邵敬敏,2012)。“主观小量”这个概念历来被很多语言学研究所以认同。陈小荷(1994)在分析“就”“才”“都”时就认为“就”“才”语义指向后边数量时,体现主观小量,主观上认为量比较小。吕叔湘主编(1999:253)指出“还”就有“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的意思。方绪军(2006)认为“而已”反映主观小量,而“罢了”传达“完全属于某种情况,而非其他”的意味。陈昌来、占云芬(2009)认为在一定的句子标记、语境或语音情况下,“多少”也表示主观小量。刘晓晴、

^⑤ 郭锐先生在考察相似语料的上下文后,提醒笔者“还不是”的这种用法基本上都出现在表示原因或者得出结论的小句中,常常伴随有“这个原因与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层意思。张伯江先生认为原因与结论小句的分布跟“还不是”的词汇化进程有关,因为“是”这个成分常常引出原因与结论。而产生“显而易见”这层意思,我们认为这是“不在意料之外”的基础,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这样明摆着的事实,说话人才觉得有必要打消对方的意外。

^⑥ 袁毓林(2012:198-199)认为,复句中由深到浅的递进是用一个极端反预期的事情衬托一个不太极端的事情,从而表示不足为奇、不在话下的“解反预期”表达效果。“解反预期”跟“反意外”有一致性,只是从定义上看,“反意外”针对的是“意外”信息,而“解反预期”针对的是“反预期”信息,出发点存在差别。

邵敬敏(2012)认为“罢了”有主观小量的语义特征,任鹰(2013)认为“V 个 NP”(吃个饭、聊个天)也有往小里说的意味,因而也是主观小量。

必须得承认,以上讨论的带有主观小量的语段跟反意外范畴有很大的重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陈小荷(1994)讨论的“主观小量”是对数量成分的直接诠释以外,其他研究或多或少都在谈及一种广义的“量”,就是说话人往轻里说这个类型,我们认为这个层面上的语义用量的大小来衡量是不合适的,一是因为李宇明(1999)指出主观量是量范畴的次范畴,因而它理应属于一个数量概念;二是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对一个量大的信息往轻里说。如:

(9)因为所谓的庄家也是人,不过比我们有钱而已。

想必无论主观量还是客观量,“有钱”也绝对不是少量,但是依然可以加“而已”标记。当然,可以论证这里说的少量不是说钱少,而是有钱这个类型量少,不过这样就涉及重新分析与繁琐讨论,伤害了这个理论的自治性与一致性。

另外,即使是毋庸置疑的主观小量,也可以分化为“意外”与“反意外”两种情态,比如“才”与“就”后指的时候,“才”表示数量太少,“就”往往表示数量还不多:

(10)a. 你这次考试怎么才三分?

b. 我也就四分,考得并不理想。(引自陈小荷,1994)

事实上,“才”的“数量太少”是意料之外的反应,属于“意外范畴”;而“就”表示的“数量还不多”是说话人出于自己掌握的已知信息,把“数量不多”往轻处说,旨在打消听话人的意外,属于“反意外范畴”。^⑦

类似的概念除了主观小量以外,还有“合预期范畴”。Aikhenvald(2012)、强星娜(2017)提到“意外范畴”跟“反预期范畴”(counter-expectation)有紧密联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反意外范畴”跟“合预期”(expectation)范畴也应该等量齐观呢?

从外延上看,Heine et al.(1991)、吴福祥(2004)、谷峰(2014)提到人类语言中反预期标记种类繁多,合预期标记非常罕见,公认的汉语合预期标记只有“当然”“果然”。从内涵来看,张则顺(2014)将“合预期”定义为(a)合乎事理或情理,(b)合乎公众普遍预期,(c)合乎说话人预期。范晓蕾(2018)将语境中的“预期”定义为说话双方预先持有的信息,是对“事件实现的可能性或合理性”的估计,该定义符合人们日常对于预期的认知。而“反意外”,根据上一节的定义,表达的是“在说话人意料之中,或者打消听话人意料之外”。该定义可以分为两段:(a)说话人意料之中,(b)听话人意料之外的逆反。而“意料”也是事先人对于事情发生的估计,那么,“合预期范畴”所辖范围是跟反意外定义中的(a)情况完全重合,但是由于不包括“反意外范畴”的(b)类型,因此“合预期范畴”只是“反意外范畴”的一种下属类别。我们在语料库里可以找到合预期语料都显示出说话人的“意料之中”:

(11)西门吹雪一走,陆小凤也就走了,华衣老人们当然不会阻拦他。

(12)嘉靖看了此疏,果然大怒,要杀他。

例(11)中,“当然”作为合预期标记表示“不会阻拦他”是说话人事先估计好的可能发生的事件,同样该事件也可以表述为正好在说话人的意料之中。例(12)的“果然”标识的“大怒”符合说话人的预期,也没有摆脱说话人的意料。

^⑦ 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人提供了此处细腻的语感区分。

“反意外范畴”定义(b)的情况有时跟“反预期范畴”如出一辙,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i)听话人认为意外的情景,说话人认为并不意外;(ii)说话人估计听话人很意外,希望听话人不用意外。这两种情况都跟听话人的预期不一致。如:

(13)她说:“你以为东尼每天出去忙什么?还不是想法子弄钱。”

(14)你赶快和翠屏办个离婚手续,离了婚,你还是可以照顾她,就像我还不是照顾子璇,爱护众望。

例(13)中,对听话人可能的意外,“她”用“还不是想法子弄钱”表明这个情况自己有完全的心理准备。例(14)说话人给出了一个可能出人意料建议“赶快办离婚手续”,然后用“还不是”自己现身说法,希望听话人对建议用不着过于吃惊。两句话都是预设了听话人拥有“意外”的预期,从而反其道而行之,让“意外”显得既无现实性也无必要性,达到与预期相偏离。

不过,“反意外范畴”与“反预期范畴”二者的关系,严格地说,有交叉但并不相同。吴福祥(2004)指出“反预期范畴”可以细分为三个类别:①偏离听话者预期,②偏离说话者语气,③偏离常理。根据刚才的分析,“反意外范畴”定义(b)中的两种情况都是围绕偏离听话者预期发挥作用的,跟偏离说话者预期无关。反预期范畴偏离常理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反意外范畴”之中的,因为对常理的违背就是最典型的“意外”情况。

然而,从逻辑上,“合预期范畴”覆盖了“反意外范畴”定义(a)的情况,定义(b)又跟“反预期范畴”的①类几乎吻合,那么是否表示“合预期范畴”与“反预期范畴”瓜分了“反意外范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根据定义(b)“听话人意料之外的逆反”除了有偏离听话人预期,还包括无关听话人预期。在语料库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句子:

(15)你还不是打来的,你能打,我亦能打,你有拳头,我也不是没有!

说话人这里既不是表示事件符合自己的预期,也不表示偏离了听话人的预期,而是与说话双方的预期无关,只是事件不是什么吃惊之事,听话人与说话人的吃惊都不应存在。

综上所述,反意外范畴的关系跟“主观小量”“合预期”“反预期”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欧拉图(Euler diagram)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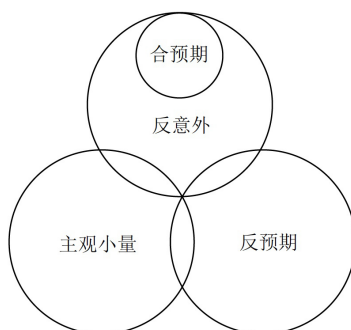


图1 反意外范畴与类似概念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合预期标记是整个包含在反意外范畴之中,上图交叠处是两类标记之间相重合交叉的部分,也可以看作两者的兼类。反意外范畴跟主观小量范畴的交叉包括“而已”,主观小量标记跟反预期标记的交叉如“才”,反意外范畴跟反预期范畴的交叉有部分语境下的“还不是”等。

四 反意外范畴的反意外性

反意外范畴跟主观小量标记、反预期标记、合预期标记都有一定交叉,但是依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原因在于反意外范畴反映的是说话人的一种态度:或者表现出不吃惊,或者暗示对方不用吃惊。对于吃惊的逆反是判断反意外范畴的准绳。我们发现这种逆反可以通过增加表示不意外的评述性追补小句进行验证。如:

- (16) a. 我爸爸还不是去了美国,去做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了(,这毫不意外√)。
 b. 只不过是战略意识太差,失败了而已(,这毫不意外√)。
 c. 丁岩只是少个宣泄的出口罢了(,这毫不意外√)。
 d. 安摄像头啊,照死了罚呀,不就是想创收么(,这毫不意外√)。
 e. 明智的人当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方式(,这毫不意外√)。
 f. 这门火炮中果然有一颗炮弹(,这毫不意外√)。

上述四句中,“这毫不意外”印证了前文对吃惊立场的逆反,这样可以排除表示有意外可能的语言成分,比如以下几句就不能添加“这毫不意外”:

- (17) a. 今天居然会受到这样的小辈的侮辱(,这毫不意外×)。
 b. 他们竟然置革命事业于不顾(,这毫不意外×)。
 c. 你原来受了这么多委屈(,这毫不意外×)。
 d. 她甚至容不下一个钟点工(,这毫不意外×)。

由于“居然”“竟然”“原来”“甚至”四个词标识了说话人意外的语气,因而,跟非限定关系化小句“这毫不意外”的语义发生违背。不过,这种测试只是提供“反意外性”的必要条件,因为,单纯对事实的陈述也可以通过此测试:

- (18) 他去了珠宝商那儿(,这毫不意外√)。

所以,验证反意外范畴的“反意外性”,还要对其进行“意外性”测试,只有无法跟随表示意外的评述性追补小句,才能算作具有反意外范畴的句子。如:

- (19) a. 我爸爸还不是去了美国,去做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了(,这太意外了×)。
 b. 只不过是战略意识太差,失败了而已(,这太意外了×)。
 c. 丁岩只是少个宣泄的出口罢了(,这太意外了×)。
 d. 安摄像头啊,照死了罚呀,不就是想创收么(,这太意外了×)。
 e. 明智的人当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方式(,这太意外了×)。
 f. 这门火炮中果然有一颗炮弹(,这太意外了×)。

包含表示意外的成分就可以通过意外测试,并且跟意外与否无关的句子也同样可以通过测试,因为添加的意外小句只要求原句能与意外义相容:

- (20) a. 今天居然会受到这样的小辈的侮辱(,这太意外了√)。
 b. 他们竟然置革命事业于不顾(,这太意外了√)。
 c. 你原来受了这么多委屈(,这太意外了√)。
 d. 她甚至容不下一个钟点工(,这太意外了√)。
 (21) 他去了珠宝商那儿(,这太意外了√)。

根据“不意外小句测试”与“意外小句测试”,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对比意外范畴与无意外^⑧范畴的反意外范畴判断标准:

表1 反意外范畴的判断标准

	意外小句测试	不意外小句测试
反意外范畴	×	√
意外范畴	√	×
无意外范畴	√	√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然语感中,说话人对反意外范畴的敏感程度不及意外范畴,我们调查了103位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语言学学者,受试者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的内容是受试者能否正确感知在同一事件“他去了北京”中增加意外范畴标记、无意外范畴标记以及反意外范畴标记,跟所属范畴匹配率高于80%是测试者高敏感度的范畴,50%—80%属于中敏感度范畴,小于50%是低敏感度范畴。调查得到以下统计结果:

表2 三种范畴敏感度差异的调查

	受试者认为 意料之外(%)	受试者认为 意料之中(%)	受试者认为 与意料无关(%)	所属范畴	受试者 敏感度
竟然	100	0	0	意外	高
居然	98.06	0.97	0.97	意外	高
原来	72.82	4.85	22.33	意外	中
甚至	65.05	1.94	33.01	意外	中
果然	1.94	97.09	0.97	反意外	高
还不是	4.85	78.64	16.50	反意外	中
当然	0	71.84	28.16	反意外	中
而已	2.91	21.36	75.73	反意外	低
罢了	0	22.33	77.67	反意外	低
刚刚	0	0.97	99.03	无意外	高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发现常用的四个意外范畴标记中,有三个属于高敏感度范畴,一个中敏感度;而五个反意外范畴标记中,只有一个是高敏感度,两个中敏感度,两个低敏感度。究其原因,回到Aikhenvald(2012)的定义,意外范畴往往包括“恍然大悟、惊讶、猝不及防、反预期、新信息”这些内容,前三者可以归入未知信息一类,而未知信息、反预期信息与新信息都是信息量(informativity)比较大的信息。陆俭明(2017)明确指出,交际的目的主要就是说话人把听话人未知的信息或者新信息告诉听话人。那么,无疑意外范畴彰显信息量的能力较为明显,容易为人所感知也是顺理成章。反意外范畴作为意外的逆反,相应地提供更

⑧ 原先将与是否意外无关的情况记作“非意外范畴”,是类比于李新良(2015)对于动词叙实性进行的三分:叙实动词(factive verb),反叙事动词(counter-factive verb),非叙事动词(non-factive verb)。匿名审稿人提出,从逻辑上讲,意外范畴与反意外范畴对立,但是非意外范畴包含反意外范畴,分类上应先分为“意外范畴”和“非意外范畴”,“非意外范畴”中再分为“反意外”和“无意外”。是故,将之改为“无意外范畴”。

多的是已知信息以及旧信息,信息量相对较小,因而说话人时常根本难以觉察自己在使用反意外范畴,从上表的敏感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使人疑惑的是,既然不怎么提供未知信息以及新信息,人们为什么还要大量使用反意外范畴?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语言的人际功能角度加以考察。

五 反意外范畴的立场属性

Halliday & Matthiessen(2014:30—31)指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即使用语言跟身边的人建立关系。语言的人际功能的实现,需要交际双方不断调节的背景知识、信息状态或观点立场,使对话顺利进行下去(Grice,1975;Leech,1983:79—84;Levinson,1983:332—345;Sperber & Wilson,1986:15—21;张文贤、乐耀,2018)。反意外范畴的人际功能属性体现在说话人制造与听话人立场(stance)的不一致,从而建立起对于听话人更高的认知立场定位,减少意外性对于对话顺利进行所造成的妨碍。我们使用的“立场”这个术语来自于 Du Bois(2007)的立场三角理论,他将立场定义为由社会角色做出的一项公开行为,由对话中的显性交际手段实现,该行为同时评价(evaluate)了客体,定位(position)了主体(自己或他人),并与其他主体取得一致或者不一致(aligned),该行为跟社会文化领域各个显赫的维度都密切相关。根据定义,立场的表达实际上包含着三个互相联系的角度,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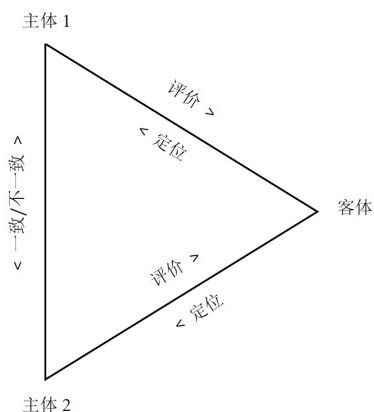


图 2 立场三角(Du Bois,2007)

以上就是著名的立场三角,需要注意的是,客体本身并不能定位主体,而是评价客体这个行为定位了主体,只是该三角没有显示出来的是,与其他主体取得一致或不一致也可对主体进行定位。一致或不一致不仅反映交互主观的认同度,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地位建构的过程。

这种地位建构如何理解?当我们使用反意外范畴去描述某个事件的时候,实际上预设着三种情景:1)听话人觉得很意外;2)说话人估计听话人觉得很意外;3)听话人估计说话人觉得很意外。基于这三种预设,说话人选择打破听话人对于某事可能会造成意外的看法,事实上造成的就是听话人与说话人的不一致,意图在于说话人传达出自己的知识背景、消息来源、认识程度强于听话人的态势,因为这种强势在社会文化心理上是隶属于社会地位更高阶层的社群的,因而也就完成了说话人的优越感(condescending)的立场构建。不过,要指出

的是,这种构建并不反映客观实际的社会地位,只存在于说话人的想象之中。

以“还不是”为例,可以观察到说话人用反意外范畴表达立场的不一致,从而彰显自我定位:

(22)(东方野:“此地怎么回事?”

郝名扬咬牙切齿地道:“还不是‘无双堡’那批爪牙来干的好事。”

(23)黄剑云秀眉一蹙,摇着头悄声说:“我不知道,总不外是昔年有名的厉害人物。”

汤丽珠立即不屑地说:“还不是‘东西二怪’,再不就是‘南北二妖’……”

(24)紫薇好感动,将小燕子的手紧紧一握:“我姓夏,名叫紫薇,就是紫薇花那个紫薇。”

“好美的名字,人和名字一样美!”

“你还不是!”小燕子大笑,紫薇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例(22)即是第二个说话人察觉听话人很意外,于是给出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显而易见的答案,显示的自我定位是“我轻易可知”;例(23)中听话人以为是意料之外的人物,所以说话人告诉他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人,说话人估计这则信息会使听话人意外,“不屑”也佐证了说话人的优越感,显示的自我定位是“我清楚得很”;例(24)听话人上一话轮传达的信息是夸奖,得到的反应有可能是受宠若惊、激动兴奋等意外所产生的态度,但是说话人没有意外,而是摆出大家都一样的立场,显示的自我定位是“我心里有数”。

可见,“还不是”的反意外性既可以应对听话人觉得很意外的情况(语气功能是“不该意外”),也可以应对说话人估计听话人很意外(语气功能是“不需意外”),及听话人估计说话人很意外的情况(语气功能是“并不意外”),类似的还有“不就是”。不过,不是所有反意外范畴都能够包揽这三种,考察语料可以发现,表示合预期的“果然”“当然”只有第三种情况,有主观小量意味的“罢了”“而已”没有第三种情况。

相应地,“还不是”“不就是”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时,不仅可以建立自身不意外的立场,还可以利用反驳对方的意外立场定位自我立场;“罢了”“而已”就只能用以反驳对方立场的方式定位;而“果然”“当然”只有自我设置立场定位的功能。反意外范畴适用范围的宽窄,反映的是其反意外性强度的差异;同时,反意外的强度越大,说话人的“优越感”立场就越强,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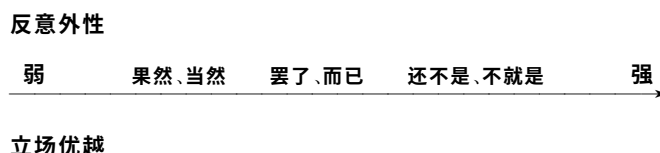


图3 反意外性与优越感

六 讨论

本研究从“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着手,在充分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将其单纯作为反问句标记有困难,并且应该把表达“抑的语气”与表达“扬的语气”的“还不是”区分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还不是”代表的是一种独立的语气范畴:反意外范畴。

与 Aikhenvald(2012)所论述的意外范畴相对,反意外范畴体现了两层意思:(a)在说话人意料之中,(b)打消听话人意料之外。就此,我们厘清了反意外范畴标记跟几个相关联系

语标记的区别,包括主观小量标记、合预期标记与反预期标记。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跟以上标记有交叉,但是反意外范畴有其自身的独立性。

从性质上,我们提出了一套反意外范畴的判断标准。通过设计意外关系小句与不意外关系小句测试,能够把反意外范畴、意外范畴与无意外范畴区分开来;然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反意外范畴的感知远不及意外范畴,这跟反意外范畴提供的概念信息量较小有关系。借鉴 Halliday & Matthiessen(2014)的人际元功能学说与 Du Bois(2007)的立场三角理论,本文认为反意外范畴的使用超越了概念信息的传递,而是体现一种人际关系。使用反意外范畴的本质是通过跟听话人的立场不一致来构建说话人自我的立场定位,在社会文化心理下,这种立场定位跟认识上(epistemic)的优越感有关。最后,本文证明了反意外范畴内部反意外性的强度存在差别,跟立场的优越感亦成正相关关系。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教学疑难。由于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没有出现在 HSK 任何级别的词表或词汇手册之中,并且在通用的工具书里也无法查到“还不是”的词条,这些致使目前留学生对这个语言项目存在认知缺失,在针对已学习过一年汉语的留学生的听力测试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道试题:

(听力文本)

男:昨天小王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女:还不是因为考试成绩嘛!

问:小王为什么哭了?

A. 因为成绩

B. 不是因为成绩

C. 可能是因为成绩

D.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成绩

这一题的考点就在于对“还不是”的理解。参与考核的 171 名留学生中,只有 13 名正确,通过率不到 8%。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学生之前学习过“不是”与“还”两个词汇,两者也列在 HSK 词表中。之所以出现问题,就在于“还不是”并不等于“还”加上“不是”,这里出现了形义错配。结合本文的研究,在教学层面上有必要分两个层次加以改进:对于汉语初级学习者,“还不是”需进行整体释义,释之为“是”,暂不考虑具体的语气细节;对于汉语中高级学习者,有必要在明确形义错配的基础上,进一步告诉学生“还不是”传递了说话人反意外的语气。

七 结语

本文提出了反意外范畴这个概念,并分析了该范畴的性质、功能与内部差别。当然也有一些尚未澄清与解决的问题,比如尽管我们论证了“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单纯用反问语气解释有困难,但是在语料库中,我们发现“还不是”在反问句中出现的频次也不少,一个可能的假设是目前“还不是”的非否定用法是从反问用法发展来的,或者正处于构式竞争之中(Bybee, 2015: 172—175),不过这需要历时语言学方法的科学检验。再者,我们发现“还不是”跟第二人称“你”搭配时,可能出现较为客气、礼貌的表达,比如“你还不是很辛苦”,似乎跟说话人的立场优越感相抵牾。尽管我们也可以论证其实优越和礼貌是可以兼容的,但是反意外范畴的作用会受人称影响是肯定的,人称与反意外范畴的配合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课题。另外,反意外范畴归根结底是一种语气范畴,语气跟人的表情、肢体乃至语言本身的声

学特征都有密切关系,更精细的研究有赖于多模态(multimodality)语言测量技术的参与。

参考文献

- 陈昌来、占云芬(2009)“多少”的词汇化、虚化及其主观量,《汉语学报》第3期。
- 陈垂民(1993)闽南话的“去”字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小荷(1994)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陈瑶(1996)现代汉语反问性“还不是X”小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瑶(1998)现代汉语反问性“还不是X”小句研究,《江汉大学学报》第1期。
- 陈瑶(2000)现代汉语还不是X反断句研究——兼论反问句具体类型的研究方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振宇、杜克华(2015)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邓思颖(2011)问原因的“怎么”,《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董秀芳(2008)反问句环境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东方语言学》第2期。
- 范晓蕾(2018)再说“差一点”,《中国语文》第2期。
- 方绪军(2006)语气词“罢了”和“而已”,《语言科学》第3期。
- 谷峰(2014)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4期。
- 韩蕾、刘炎(2007)话语标记“别说”,《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黄伯荣(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山东:青岛出版社。
- 金智妍(2011)现代汉语句末语气词意义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新良(2015)立足汉语事实的动词叙实性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李宇明(1999)数量词语与主观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李宗江(2015)近代汉语“意外”类语用标记及其演变,《汉语史学报》第15辑。
- 刘晓晴、邵敬敏(2012)“罢了”的语法化进程及其语义的演变,《古汉语研究》第2期。
- 刘炎、黄丹丹(2015)反预期话语标记“怎么”,《语言科学》第2期。
- 刘月华、潘文娣、故韡(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陆俭明(2017)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开拓语言研究的新视野,《当代修辞学》第4期。
- 吕叔湘主编(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强星娜(2017)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任鹰(2013)“个”的主观赋量功能及其语义基础,《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邵敬敏(1982)回声问的形式特点和语用特征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邵敬敏(1996)《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唐正大(2008)了然于心·预料之中·出乎预料,《东方语言学》第2期。
- 王健(2013)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2期。
- 王志(1992)交谈中的提醒句,《语言研究》第2期。
- 吴福祥(2004)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邢福义(1987)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易丹(2015)柳州话中“去”的一些特殊用法,《语文建设》第4期。
- 殷树林(2007)也谈“还不是X”反问句?,《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袁毓林(2012)《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
- 乐耀(2013)论北京口语中的引述类传信标记“人说”,《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张文贤、乐耀(2018)汉语反问句在会话交际中的信息调节功能分析,《语言科学》第2期。

- 张则顺 (2014) 合预期确信标记“当然”,《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宗守云 (2015) 晋方言情态动词“待”及其否定关联和意外性质,《中国语文》第 4 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 435–485.
- Bybee, Joan (2015)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 Bois, John W.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Robert Englebretson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139–18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and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lliday, Michael A. K. &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2014)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ch, Geoffrey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New York: Longman Inc.
- Levinson, Stephen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 Zhang, Niina N. (2013) Encoding unexpectedness by aspect inflec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9(1): 23–57.

Haibushi as a Counter-mirativity Marker

Chen Yu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haibushi*, a convoluted expression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is a counter-mirativity marker. Counter-mirativity is independent of the categories of less-than-anticipation, expectation and counter-expectation. Then a test is designed to differentiate counter-mirativity from mirativity and non-mirativity. By virtue of the stance triangle theory, we argue that the function of counter-mirativity use is for the speaker to deliver the message of condescending by creating a stance unaligned with the listener's.

Keywords *haibushi*, counter-mirativity, stance triangle, condescending

作者简介

陈禹,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育、语言信息处理、篇章语言学。[Email: wdchenyu@whu.edu.cn]